

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

我是一个不懂文学的人，然而，我又怎样与文学发生了关系的呢？当我收到“我与文学”这样一个征文的题目的时候，我真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说起啊！

童年时代，我是一个小官吏家中的独生娇子。在爸妈的溺爱之下，我差不多完全与现实社会脱离了关系。我不知道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，我不知道这世界有多大；我更不知道除了我的爸妈之外，世界上还有着许许多多我所不认识的人，还有着许许多多我所不曾看到的鬼怪。

六岁就进了小学。在落雨不去上学，发风不去上学，出大太阳又怕晒了皮肤的条件之下，一年又一年地我终于混得了一张小学毕业的文凭。

进中学已经十二岁了。这是我最值得纪念的，开始和我的爸妈离开的一日。中学校离我的故乡约二百里路程，使我不得不在校中住宿。为了孤独，为了舍不下慈爱的爸妈，我在学校宿舍里躺着哭了四五个整天。后来，是训育先生抚慰了我一阵，同学们像带小弟弟似地带着我到处去玩耍，告诉我许多看书和游戏的方法，我才渐渐地活泼起来。我才开始领略到了学校生活中的乐趣。

中学校，是有着作文课的。我还记得，第一次先生在黑板上写下的作文题目是叫做“我的志愿”。

接着，先生便在讲台上，对着我们手舞脚蹈地解释了一番。

“……你还是欢喜做文学家呢？科学家呢？哲学家呢？教育家呢？……你只管毫无顾忌地写出来。……”

当时我所写的是什么呢？现在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。不过，从那一次作文课以后，却使我对于将来的“志愿问题”一点上，引起了非常浓厚的兴趣。

“我到底应该做一个什么人物呢？将来……”

每当夜晚下了自修课，独自儿偎在被窝里面的时候，小小的心灵中，总忍不住常常要这样地想。

“爸爸是做官儿的人，我也应该做官儿吧！不过，我的官儿应当比爸爸的做得更大，我起码得像袁世凯一样，把像在洋钱上铸起来……

“王汉泉跑得那样快，全校的人都称赞他，做体育家真出风头……

“牛顿发明了那许多东西，牛顿真了不得，我还是做牛顿吧！……

“哥伦布多伟大啊！他发现了一个美洲……

“李太白的诗真好，我非学李太白……”

于是乎，我便在梦里常常和这许多人做起往来。有时候，我梦见坐在一个戏台上，洋钱上的袁世凯跪在我的下面向我叩着头。有时候，我梦见和一个怪头怪脑的家伙，坐在一个小洋船上，向大海里找寻新世界。有时候，我梦见做了诗人，喝了七八十斤老酒，醉倒在省长公署的大门前。有时候，……

这样整天整夜像做梦般的，我过了两年最幸福的中学生生活。

不料一九二六年的春天，时代的洪流，把我的封建的，古旧的故乡，激荡得洗涤得成了一个畸形的簇新的世界。我的一位顶小的叔叔，便在这一个簇新世界的洪流激

荡里，做了一个主要的人。爸爸也便没有再做小官儿了，就在叔叔的不住的恫吓和“引导”之下，跟着卷入了这一个新的时代的潮流；痛苦地，茫然地跟着一些年轻人干着和他自己本来志愿完全相违反的事。

“孩子是不应该读死书的，你要看清这是什么时代！”

这样叔叔便积极地向我进攻起来。爸爸没有办法，非常不情愿地，把我从“读死书”的中学校里叫了出来，送进到一个离故乡千余里的，另外的，数着“一，二，三，开步走！”的学校里面去。

“唉！真变了啊！牺牲了我自己的老迈的前程还不上算，还要我牺牲我的年幼的孩子！”

爸爸在送我上船，去进那个数“一，二，三，”的学校的时候，老泪纵横地望着我哭了起来。

我的那颗小小的心房，第一次感受着了沉重的压迫！

第二年（一九二七）的五月，我正在数“一，二，三，”数得蛮高兴的时候，突然，从那故乡的辽远的天空中，飞来了一个惊人的噩耗：——

整个的簇新的世界塌台了！叔叔们逃走了！爸爸和一个年轻的姊姊，为了叔叔们的关系失掉了自由！

我急急忙忙地奔了回去。沿途只有三四天功夫，慢了，我终于扑了一个空……

爸爸！姊姊！

天啊！我像一个刚刚学飞的雏雁，被人家从半天空中击落了下来！我的那小小的心儿，已经被击成粉碎了！我说不出来一句话。我望着妈，哭！妈望着我，哭！妈，五十岁；我呢，一个才十五岁的孩子。

“怎么办呢，妈？”

“去！孩子！你是一个有志气的人，不要忘记了你的

爸，不要忘记了你的苦命的妈！去！到那些不吃人的地方去！”

“是的，妈！我去！你老人家放心，我有志气，你看，妈！我是定可以替爸、姊出气的！报，我得报，报仇的！……妈！你放心！……”

没有钱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我还记得，当我悄悄地离开我的血肉未寒的爸爸的时候，妈只给我六十四个铜子。我毫无畏惧地，只提了一个小篮子，几本旧小说，诗，文和两套黑布裤褂，独自儿跑出了家门。

“到底到什么地方去呢？”我躲在一个小轮船的煤屑堆里是这样地想。

天，天是空的；水，水辽远得使人望不到它的涯际；故乡，故乡满地的血肉；自己，自己粉碎似的心灵！……

于是，天涯，海角，只要有一线光明存在的地方，我到处都闯！……

我想学剑仙，侠客；白光一道，我就杀掉了我的仇人，我便毁平了这吃人的世界！但是，我始终没有找到师父。虽然我的小篮子里也有过许多剑侠的小说书；我也曾下过决心，当过乞丐，独自儿跑过深山古庙，拜访过许多尼姑，和尚，卖膏药和走江湖的人……但是，一年，两年，苦头吃下来千千万万。剑仙，侠客，天外的浮云，……一个卖乌龟卦的老头子告诉我：“孩子，去吧！你哪里有仙骨啊！……”

我愤恨地将几部武侠小说撕得粉碎！

“还是到军队里去吧，”我想。只要做了官，带上了几千几万的兵，要杀几个小小的仇人，那是如何容易的事情啊！还是，还是死心塌地地到军队中去吧！

挨着皮鞭子，吃着耳光，太阳火样地晒在我的身上，

风雪像利刃似地刺痛着我的皮肤；沙子掺着发臭的谷壳塞在我的肚皮里；痛心地忍住着血一般的眼泪，躲在步哨线的月光下面拚死拚活地读着《三国演义》，《水浒》一类的书，学习着为官为将的方法。……但是，结果，我冲锋陷阵地拚死拚活干了两年，好容易地晋升了一级，由一等兵一变而为上等兵了。我愤恨得几乎发起疯来。在一个遍地冰霜的夜晚，我拖着我那带了三四次花的腿子，悄悄地又逃出了这一个陷人的火坑。

“我又到什么地方去呢？”

彷徨，浑身的创痛，无路可走！

为了报仇，我又继续地做过许许多多的梦。然而，那只是梦，那只是暂时地欺骗着自家灵魂的梦。

饥饿，寒冷！白天，白天的六月的太阳，夜晚，夜晚檐下的，树林中的风雪！

一切人类的白眼，一切人类的憎恶！……痛苦像毒蛇似的，永远地噬啮着我的心，

于是，我完全明白了：世界上没有不吃人的地方，没有可以容许痛苦的人们生存的一个角落！除非是，除非是……

我完全明白了：剑仙，侠客，发财，升官，侠义的报仇，……永远走不通的死路！

我从大都市流到小都市，由小都市流到农村。我又由破碎的农村中，流到了这繁华的上海。

年龄渐渐地大了，痛苦一天甚似一天地深刻在我的心中。我不能再乱冲乱闯了……我要埋着头，郑重地干着我所应当干的事业。……

就在这埋头的时候，我仍旧是找不到丝毫的安慰的。于是，我便由传统的旧诗，旧文，旧小说，鸳鸯蝴蝶派的东西，一直读到文学研究会，创造社，太阳社，以及新近

由世界各国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……

那仅仅只是短短的三四年功夫，便使我对于文学发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。

一方面呢，我是欲找寻着安慰；我不惜用心用意地去读，用心用意地去想，去理会；我像要从这里面找出一些什么东西出来，这东西，是要能够弥补我的过去的破碎的灵魂的。一方面呢，那是郁积在我的心中的千万层，千万层隐痛的因子，像爆裂了的火山似的，紧紧地把我的破碎的心灵压迫着，包围着，燃烧着，使我半些儿都透不过气来……

于是，我没有办法，一边读，一边勉强地提起笔来也学着想写一点东西。这东西，我深深地知道，是不能算为艺术品的，因为，我既毫无文学的修养，又不知道运用艺术的手法。我只是老老实实在地把我的浑身的创痛，和所见到的人类的不平，逐一地描画出来，想把我内心中的郁积统统发泄得干股净净……

我所发表的几个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，便都是这样，没有技巧，没有修辞，没有合拍的艺术的手法，只不过是些客观的，现实社会中不平的事实的堆积而已。然而，我毕竟是忍不住的了！因为我的对于客观现实的愤怒的火焰，已经快要把我的整个的灵魂燃烧殆毙了！

现在呢，我一方面还是要尽量地学习，尽量地读，尽量地听信我的朋友和前辈作家们的指导与批评。一方面呢，我还要更细心地，更进一步地，去刻划着这不平的人世，刻划着我自家的遍体的创痕！……一直到，一直到人类永远没有了不平！我自家内心的郁积，也统统愤发得干干净净了之后……

这样，我便与文学发生了异常密切的关系。

好消息

六十三岁的母亲，生肺病的老婆，和几个营养不良的孱弱的孩子，被饥饿，水灾和一些无情的环境的威胁，从三千多里路的故乡，狼狈地逃亡出来，想依靠我这一月有十多元稿费收入的儿子，丈夫和父亲过活。

一到岸，就是忙着诉说故乡的艰苦的情形和吃药。

因为还有一个姊姊带着四五个孩子留在故乡，母亲总是带着对于自己的飘流生活颇为满足的神情叹着气说：

“我们还好呢？虽然苦，合家都团圆了！……只有你姐姐，不知道她们的垅子倒溃没有！那样的不能活命的一家哟！……她是早该来信了的……”

弯着干枯的手指，算着：六天，八天……眼泪背着我们夫妇不知道偷偷地流了多少——悬望着那一封平安的来信。

在一个大雨的早晨，母亲为老婆的沉重的咳嗽和呼痛声敬了一个通宵的菩萨，睡着了。邮差从后门递上一封欠邮资的信件来，我付完了他八分邮票的铜元，躲在灶披间里急急忙忙地拆开来看。

字迹模糊，信壳和信纸都是用草纸做成的。还不曾看我就知道内容一定不妙。字，不是墨笔写的也不是铅笔写的，也许是用烧焦了的小树枝写的吧。我记得儿童时代曾同姐姐玩过用小树枝烧焦写字的把戏，大约她还不曾忘记，临时做来应用了。

我的手发着抖，看着信还要担心着母亲和老婆醒来。孩子已经哭起来了，我将她抱到我的身边，拿了一双筷子给她玩。我读着信，孩子用筷子敲着脸盆，并且唱着一种从故乡带来的饥民们流行的讨饭曲。

垸子，当然是倒溃了。姐姐的信，是伏在荒山中的一个石头上写的。她说：

“……那一晚，黑暗无光，大雨将屋顶都几乎打穿了。你姐夫被锣声叫出去抢险，我同五个孩子偎在堂屋中间，战颤地等着挡堤的人们的好消息。……通宵不睡的不只我们一家，可是他们，都焚着香，敲着磬，哭地喊天求菩萨！……狗和畜生都号叫起来了，好像知道有大祸临头似地到处找寻它们的安身处。……我尽量地制止孩子们不哭！可是锣声和雨声越来越紧……刚刚天亮的时候，突然地，不知道是那一方天崩地裂地一声，大水就排山倒海地涌进我们的禾田和堂屋中来了……

“我不知用什么话来告诉我们的苦况，总之，那个时候，我一看见水，就同见了催命的无常鬼似的，大声地哭叫起来了！孩子们都缠着我的身子，我不能跑出头门去求救，并且也没有人肯来救我们！你姐夫也不能回来……水一下子就高齐了板凳！……我将孩子们一个一个地送到板楼上。我们的板楼你知道，只有三块板子的。……正午，水封了我们的门，并且板楼上也平水了，我就只能将屋顶挖开，将孩子们送到屋顶上！……

“雨仍然很大，我们没有什么东西遮拦淋着，并且刮着狂风，浪头有时高齐我们的屋顶。我们的湿身子一直又等到太阳出来才晒干，晒得发昏，晒得发痛！……我们在屋顶上整整地挨了三天！……到第四天早晨，才看见你姐夫摇着一只破划船来。……孩子们，最小的一个死在我的

怀抱里，别的一个——第三的——俊襄，不知道在夜间的什么时候，被浪涛卷到水中去了！也许是他自己饿昏了滚到水中去的，连一些儿声息都没有！……

“现在，弟弟！我不想再来诉说我的苦况。总之，一切你都想象得到的，你也曾经过不少次数的大水灾。……我们现在是被运送到这荒山上来了，这里满山都是灾民。也许他们中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吧！他们整天地盼望着赈灾的老爷们从天上飞来。可是我，什么希望都是死灭的，因为我经过水灾的次数太多了，虽然这一次比无论那一次都厉害！”

“你姐夫已经五六天不沾水米了，浑身火热！可是他对我说：‘你去吧！带着小的两个孩子，讨饭讨到上海去！你读了书，认识字，也许你的弟弟能给你想一点办法的！……大的孩子留给我，我只要病好一点就能捉鱼！……’，弟弟啊，我拿什么话来回答他呢？我知道，你自己也许没有办法的！母亲，病着的弟媳和两个孩子，你又没有职业。并且，我们讨饭又是不许出境的……”

我读着信，我的鼻子一阵阵地发酸，可是我不能不极力地忍着不流眼泪。老婆的咳嗽声沉重起来了，我挟着孩子走上楼去，母亲已经又爬起来替老婆在倒开水。她一看见我就问：“是信吗？你在下面看的……”“是的！”我说。我不能掩饰地将信放在台子上；我欺她不识字，态度安闲地说：“是姊姊来的好消息。她们的垅子没有溃倒！”

“好消息吗？阿弥陀佛！……皇天不负苦心人！”母亲合掌地说，“念呀！念给我听呀！一个一个字地念下去！”

我硬着嗓子念着，我觉得我的眼里看见的不是草纸做成的信纸，而是一片汪洋，一大堆一大堆的灾民的尸骨！那里面有着我的姊姊，甥儿，甚至于连我自己！而我的嘴

里念出来的，却是一个完全相反的，丰登的，梦想不到的世界。我说：

“她说：‘你要母亲千万不要着急，多亏官民同心协力的抢救，我们的垅堤没有溃倒！……现在早稻已经黄熟了，我收获得比任何年都多。孩子们也都十分健壮’……”

“真好啊！”母亲微笑了。

下午，我便偷偷地写了一封回信，说了好些不能搔着痛痒的，空洞的，安慰的话，将借来给老婆吃药的最后三元钱买了汇费。

“也许她们会收不到我这三元钱的！”走出邮局来，我忽然这样的伤心地想着，眼泪便再也忍不住地流下来了。

殇 儿 记

一个月之前，当我的故乡完全沉入水底的时候，我接到我姊姊和岳家同时的两封来信，报告那里灾疫盛行，儿童十有九生疟疾和痢疾，不幸传染到我的儿子身上来了。要我赶快寄钱去求神，吃药；看能不能有些转机。孩子的病症是：四肢冰冷，水泻不停，眼睛不灵活，……等等。

我当时没有将来信给我的母亲和女人看，因为她们都还在病中。而且，我知道，水灾里得到这样病症，是决然，不可救治的。

我将我的心儿偷偷地吊起来了！弦背着母亲和女人，到处奔走，到处寻钱。有时，便独自躲到什么地方，朝着故乡的黯淡的天空，静静地，长时间地沉默着！我慢慢地，从那些飞动的，浮云的絮片里，幻出了我们的那一片汪洋的村落，屋宇，田园。我看见整千整万的灾民，将叶片似的肚皮，挺在坚硬的山石上！我看见畜生们无远近地飘流着！我看见女人和孩子们的号哭！我看见老弱的，经不起磨折的人们，自动的，偷偷地向水里边爬——滚！……

我到处找寻我的心爱的儿子，然而，我看不见。他是死了呢？还是仍旧混在那些病着的，垃圾堆似的，憔悴的人群一起呢？我开始埋怨起我的眼睛来。我使劲地将它睁着！睁着！我用手巾将它擦着！终于，我什么都看不出：乌云四合，雷电交加，一个巨大的，山一般的黑点，直向

我的头上压来！

我的意识一恢复，我就更加明白：我的孩子是如何不会有救的！他也和其他的灾民一样，将叶片似的肚皮挺在坚硬的山石上，哭叫着他的残酷的妈妈和狠心的爸爸！

我深深地悔恨：我太不应该仅仅因了生活的艰困，而轻易地，狠心地将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抛在故乡的。现在如何了呢？如何了呢？……啊啊！我怎样才能够消除我的深心的谴责呢？

也许还有转机的吧！赶快寄钱吧！我的心里自宽自慰地想着。我极力地装出了安闲镇静的态度来，我一点都不让我的母亲和女人知道。

一天的下午，我因为要出去看一个朋友，离家了约莫二四个钟头，回来已经天晚了。但我一进门——就听见一阵锐声的，伤痛的嚎哭，由我的耳里一直刺入到心肝！我打了一个踉跄，在门边站住了。我知道，这已经发生了如何不幸的事故！我的身子颤抖着，几乎缩成了一团！

我的母亲，从房里突然地扑了出来，扭着我的衣服！六十三岁的老人，就像喝醉了酒的一般，哭哑她的声音了！她骂我是狠心的禽兽，只顾自己的生活，而不知爱惜儿女！甚至连孩子的病信都不早些告诉她。我的女人匍匐在地上，手中抱着孩子的照片，口里喷出了黑色的血污！我的别的一个，已经有了三岁的女孩，为了骇怕这突如其来的变乱，也跟着哇哇地哭闹起来了！

我的眼睛朦胧着，昏乱着！我的呼吸紧促着！我的热泪像脱了串的珠子似地滚将下来！我并不顾她们的哭闹，就伸手到台子上去抓那封湿透了泪珠和血滴的凶信：

“……没有钱医治，死了……很可怜的，是阴历七月，

二十七日的早晨！……这里的孩子死得很多！……大人们也一样！……这里的人都过着鬼的生活，一天一天地都走上死亡的路道了！

眼睛只一黑，以后的字句便什么都看不出来了。

夜深时，当她们的哭声都比较缓和了的时候，我便极力地忍痛着，低声地安慰着我的女人：

“还有什么好哭的呢？像我们这样的人，生在这样的世界，原就不应该有孩子的！有了就有了，死了就死了！哭有什么裨益呢？孩子跟着我们还不是活的受罪吗？我们的故乡不是连大人们都整千整万的死吗？饥寒，瘟疫！……你看；你才咳出来的这许多血和痰！

我的女人朝着我，咬了一咬她那乌白色的嘴唇，睁着通红的眼；绝望地，幽幽地说：

“为什么呢？我们为什么要遭这样的苦难呢？我们的孩子！我们的故乡！

五 衣

“玉衣，来——”

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我一叫，这不幸的孩子就立刻站在我的面前，用了她那圆溜溜的，惶惑的眼睛看定我；并且装出一种不自然的，小心的笑意。

我底心里总感到一种异样的苦痛和不安。我一看到她——一看到她那破旧的衣服，那枯黄的头发，圆溜溜的眼睛和青白少血的脸——这不安和苦痛就更加沉痛地包围着我，压迫着我！

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将这枝痛苦的，毒箭似的根芽，从我的心中拔出去。

“是的，”我想：“我应该想法子将她送出去！送到妇孺救济所，济良所或者旁的收养孤儿的地方去，我不能让她跟着我受这样的活磨呀！”

当这孩子还远在故乡的时候，我就有了这样的打算的。我的女人给我的来信说：“这实在是一个聪明的伶俐的孩子，我来时一定要将她带来。关于她的身世——其实，你是应该知道的……”我的女人补充地说。而且不怕烦难地，更详细地又告诉了我：“她是我的那瞎了眼睛的，第六个堂哥的女儿，并且是最小最小的一个。她们的家境，你也应该知道的……当十年前，她的父亲还不曾瞎眼的时候，那就已经不能够支持一家八口的生活了。而她的诞生，就恰巧在她父亲双目失明的紧急的时候。当然，一

切苦难的罪恶的帽子，是应该戴在她头上的。那还有什么好分辩的呢，这样的八字——一生下来就‘冲’瞎了父亲的眼睛！

“做婴孩的时候——那是我亲眼看见过的——他们将她看同猪狗一般，让她一个人躺在稻草窝里，自生自灭。给她喝一点米汤之类的什么东西，她倒反像一株野树似的，自己成长起来了。随后，因了她的天资聪明，伶俐，终于引起了母亲和其他的邻人叔伯们的怜爱！

“父亲的眼睛，是她们全家人的致命伤；八九年来，就只靠她妈妈纺纱织麻过活。前年大水，卖掉她的第一个姐姐；去年天干——第二个；今年，又轮到她头上来了。

“她是天天要跑到我这里来的。她一看见我，就比她自家的妈妈还要亲爱。真的，我不知怎样的特别欢喜了这个孩子。她的头发，眼，嘴唇，甚至她说的话的一字一句，都使我感到哀怜和疼爱。

“她常常对我哭诉地说：

“‘阿姑，她们要卖我呢！卖我呢！……我的妈妈——她要将我卖到蛮远的那里去……’我说：‘孩子，不会的！’可是，我的话什么用处也没有，他们终于寻到一个外乡的买主，开始了关于身价的谈判。”

“是的，佳！”我的女人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，说：“我太不应该，因了一时的感情冲动，而不顾你的生活负担，轻易，懵懂地，做做这样一桩侠义（？）的事情，我阻拦他们的买卖了。我借了五元钱送给我的瞎子哥哥，并且还约给他们代将玉衣养活……”

后来，她又在给我的一封反对她的回信中，再三解释地，说：

“我知道，佳！你是生气了。‘侠义’的事情决不是我

们这些人做的。因为侠义之不能打尽天下不平，和慈善之不能救尽天下的苦难一样。在这时候，原就什么都谈不到的。可是我，不知道怎样的，不能够！……我不能眼睁睁地望着这孩子去忍受那些人贩子的折磨，不能让她去饱虎狼们的肠腹！

“这样的，我一定要将她带来。因为留在乡下，慢慢他们仍旧会将她卖掉的。而且谁也不能长期地为这孩子监护……

“至于我们的生活——以不加重你的负担为原则，我已经和我的爹妈商量好了。暂时将小的太儿留在家中，给爹妈代养，（因为他们不能代养玉衣的缘故）而交换地将玉衣带来！”

我没有再回信去非难我的女人了，也许是说看到了这桩事情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；因为我的决定是：她来，我将她送出去就是了。然而我却想道：“这到底是怎样一个爱人的孩子呢？”

而现在，却活生生地站在你的面前：青白，少血，会说话，枯黄的头发，和圆溜溜的眼睛。虽然还不到十一岁，却几乎能懂得一个大人的事情了。我说：“孩子！你跟着我有什么好处呢？也许我明天就没有饭吃的，我完全养你不活呀！并无力替你做一身好的衣裳，又不能送你去读书，进学校。……来呀！你告诉我：我假如再将你送到一个旁的有饭吃的地方，你还愿意吗？”

她靠近到我的身边，咬着指头，瞪瞪眼；并且学着一个大人的声音，说：

“姑爷不会送掉我的。姑爷欢喜我，姑爷养活我！姑爷吃粥时多放一碗水吧！”

而我的女人更怂恿地说：

“何必呢！你看，这孩子可怜的！你还将她送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你以为她的苦还受得不够吗？……只要我们大家少吃一碗饭！……等着过了今年，我们好再送她回去！……”

然而，生活却一步一步地紧逼着我。一家人，谁都不能减轻我的负担。而尤其是：每一看到她那身破旧的衣服。枯黄的头发和青白少血的脸，这种不安和苦痛，就更加沉重地包围着我，压迫着我！

我朝她看了又看，我替她想了又想。于是一种非常明了的意义，又从我的心中现了出来。

这样的孩子，生在这样的世界，是——永远都不会遇到良好的命运的啊！